



很多项目在全运会正式开幕前都已经比完了,比如现代五项。

## D “全运会机制 将使中国体育变得不堪”

视角

在我国体育现行的举国体制中,金牌战略是其中的核心部分,全运会赛场,唯金牌论更是随处可见。著名体育社会学家、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卢元镇担忧,这样的做法与价值理念迟早会毁掉中国体育。

**记者:**有关全运会是否继续存在的争论很多,你如何看待全国运动会这种比赛方式?

**卢元镇:**全运会是中国最高层次的成人综合性运动会,它出的成绩应该是国内最高水平,但这些年来这个运动会的性质发生了转变。比如说允许低年龄组的三大球比赛进来,把奥运会的金牌算进来,还没有比赛就把近130枚金牌分出去了。结果呢,整体实力强的省市自治区会越来越强,较弱的省会越来越差,这就失去了某些项目比赛的意义。另外,我们一直在喊淡化金牌,但一直以来都没有放弃用金牌来带动发展的做法,结果使得我们的体育资源更高密度地向高端集中,而业余训练一年不如一年地萎缩下去。

**记者:**基础训练也会受到影响?

**卢元镇:**对这个问题我们感到很痛心,这次篮球亚锦赛输给台北,不管从哪个角度都是说不过去的。但是你想一想,王治郅这样的老运动员还在打,可以看出我们的后备力量出不来啊!如果再这么走下去的话,我们把自己的路走绝了。如果没有一代人想把中国体育的事情长久地做下去、做好,就是靠金牌推动,急功近利地做点事情,那么,这种体制和机制使得我们将来的体育会变得非常不堪。

**记者:**为了保全运会,很多运动队和运动员放弃了其他比赛,或是在国际赛事中保存实力,你认为如何解决这种矛盾?

**卢元镇:**中国竞技体育原来就存有中央和地方的冲突,中央要组团参加奥运会,而地方要备战全运会,现在增加了一个冲突——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冲突。现在有职业比赛,它是保职业比赛的成绩呢,还是保全运会的金牌呢?在体育发达国家,大多是没有全运会的。奥运战略和全运战略,比赛的经济效益和举国体制的社会效益,这两组矛盾,在我们现有的体制之下是解决不了的。

**记者:**你曾提到“职业忠诚”和“单位忠诚”,对于一个队员来说,他该作如何平衡?

**卢元镇:**对于像李娜这样的职业运动员来说,职业忠诚问题非常重要,她并不代表国家,没人强调她要为国争光。另外,那些带有专业性质的非职业运动员,第一重要的,也是必须要遵守体育精神,没有体育精神,你的单位忠诚肯定是要出问题。这次全运会,肯定还会爆出违背公平竞争的事情来,“单位”为了完成金牌任务,会逼他们去做违背职业忠诚的事情。我们社会很多事情都是出于单位忠诚,运动员、教练员以“为省市争光”、“为国争光”为借口,而不择手段,而且他们知道,上级领导一定会对这些违背体育精神的行为进行包庇。

**记者:**或许在领导们的心目中,他们很清楚目前的做法并不可取。

**卢元镇:**管理者心中应该是很清楚的,也是有压力的,但是他们不肯放弃以前的做法。比如三大球滑坡,并不是踏踏实实地去抓三大球,而是增加全运会上金牌的数量,让地方去抢。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今天,都不想种地,就想拔苗。有限的后备力量最终都流向了经济实力最强的省份,而总量没有增加。现在的全运会离体育的目的和手段越来越远。我们不是做长效性的工作,而是急功近利,搞短期行为。我们国家的大部分体育经费,是靠地方财政投入。全运会基本上是靠地方财政撑起来的,一旦撤销全运会,地方肯定就不投入了,我们的竞技体育一下子就被釜底抽薪了,所以全运会现在陷入了两难的境地。

**记者:**近些年来有人呼吁改革这项赛事,但也有人认为,赛事改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

**卢元镇:**在体制改革这个问题上,我们永远可以“漫长”为借口,但是我们改了几十年了,你还要怎样漫长?全运会我们从1959年开到现在,12届了,该改的必须要改了,不能老是这也改不了,那也改不了。当然,有些改革确实得自上而下进行,没有一个单位愿意把自己改掉,没有顶层设计,中央动手,靠体育总局自己来推进改革,似乎根本不可能。

徐显强 汪雅安 南都供稿

## C 队员:得金牌,却无法解后顾之忧

算账

运动员们能在这场战役中获益多少?除了陕西之外,目前大多数省市尚未明确本届全运会的奖金,“等全运会结束再定”,众口一词。

以4年前的第11届全运会为例,非官方数据显示,福建的冠军奖金为30万,广东、辽宁、山东、江西同为25万,云南23万,贵州与重庆为20万……除了政府奖励之外,实际上,只有个别经济发达的省市才会有房子、车子等奖励名目,其中大多又为项目赞助商所为。4年之前,代表天津出战的彭帅拿到4枚金牌,按照天津的奖励标准应获得120万奖金,被称为当届全运会奖金王。本届孙杨可能收获更多。但绝大部分运动员,并没有彭帅和孙杨这样的实力和运气。

“对于地方队运动员来说,全运会确实很重要,但奖金根本没有外界传说的那么多,绝大多数拿了全运会金牌的运动员,这笔收入也就20万左右,一届全运会下来收入能超过50万的运动员没几个,有的省市确实有奖励住房的政策,但那也应该是运动员的应得福利,可能得了全运冠军分房位置会好一些,面积会大一些。”一位全运冠军私下坦言。另一位世界冠军坦言:“说实话,四年一届,二三十万的奖励并不算多,解决不了后顾之忧。”

一位省队教练证实了上述队员的说法:“很多运动员拼命是为了给自己找出路,因为成绩好就会有相应的政策,比如退役优先安排工作,想上学的话也有政策支持。实际上现在运动员在一个全运会周期的比赛很多,不少运动员不指着全运会如何如何了,只不过队里的压力

很大,你必须服从。”

对于那些没有机会入选国家队享受最高级别的训练待遇,以及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等世界大赛的地方运动员而言,全运会是他们运动生涯的最大收入来源。全国棒球联赛去年就已不再,体操、举重、射击、跳水等群众基础薄弱的项目,国家队层面的比赛本就不多,一枚世锦赛金牌也仅能拿到折合几万元的奖金,地方队员参赛机会更是少得可怜,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埋头苦练,然后等待四年一届的全运会到来。

一旦成绩不好,不但没有奖金,队伍甚至面临灭顶之灾。上届全运会中,甘肃垒球队在8支队伍中排名垫底,当年这支队伍就只有11名队员,除了9名主力外仅有两名替补,拥有体育局编制的队员每月还可以收入2000元,无正式编制的“临时工”每月只有三四百元的补助。由于成绩不佳,甘肃垒球队在当年的全运会结束后就宣告解散,队伍不复存在,队员被迫退役,今年的全运会上,也将不会见到这支队伍的身影。

同样由于成绩欠佳,云南体操队也处在了悬崖边缘。近几年来,队员不断流失,目前女队只有6名队员,只有一人拿到了全运会参赛资格。“别的省市备战全运会热火朝天,我们这里根本没人管,还是老样子。今年由于队员年龄小,成绩目标都没有了。”一位教练大倒苦水。他们将全部希望寄托于奥运冠军郭伟阳,后者和另外两名女队员一起,在几年前就已被交流至本届全运会东道主辽宁,一旦获得好成绩,就能从辽宁方面拿到奖金。

送到斐济3个月,又请来对方8名主力队员来作陪练,3年来下来花费接近千万元,而山东队出国训练和比赛,单次花费也在300万元以上。

大约3周之前,广东男子花剑队集体移至北京,为全运会作最后准备,除了队员之外,还有两名教练以及两名按摩师。这支队伍是上届全运会的团体项目冠军,卫冕是他们本届比赛的首要目标。由于击剑需要在一起训练才能起到效果,而雷声与朱俊两位主力都在北京读书,为了配合二人,伦敦奥运会前宣称退出国家队的黄良财及其他队友一同来到北京,位于老山的国家击剑馆成了广东队的训练场所。

举重是湖南省的夺金大户,在奥运冠军王明娟去年宣布退役的同时,湖南举重队一度另辟蹊径,试图与哈萨克斯坦交涉,要回几年前交流出去的赵常玲,后者代表哈方拿到过世锦赛和奥运会冠军,无奈哈萨克斯坦拒不放人。虽然赵常玲在湖南举重队教练的陪同下前往当地公安局补办身份证,最终还是没能恢复中国国籍,这名奥运冠军也就无法代表湖南参加全运会,此事最终落得不了了之。



去年赵常玲都回国办了身份证,但还是没能恢复中国国籍,参加全运会。